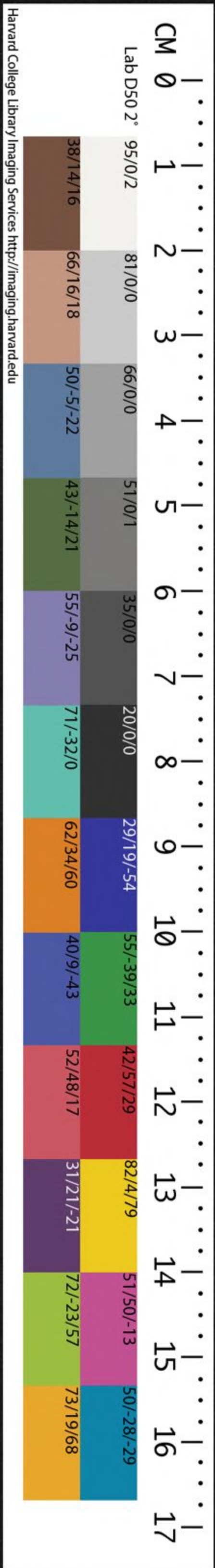


T2514/42386(13)

CHINESE-JAPANESE LIB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7

5



天
下
萬
物
皆
有
其
理
而
不
可
不
察
也
夫
理
之
在
於
心
也
心
之
在
於
身
也
身
之
在
於
世
也
世
之
在
於
天
地
也
天
地
之
在
於
萬
物
也
萬
物
之
在
於
理
也
理
之
在
於
心
也
心
之
在
於
身
也
身
之
在
於
世
也
世
之
在
於
天
地
也
天
地
之
在
於
萬
物
也
萬
物
之
在
於
理
也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宋建安胡寅著

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溥閱

唐紀

德宗下

蕭復上言不宜委宦官以兵權上不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反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間禹嘗諫舜矣臯陶益稷嘗諫禹矣仲虺嘗諫湯矣傳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

論心在天下則悅惡公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未有言帝不悅。王不悅者。顧曰。舍己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弗拂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愆。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尋卽怨艾。克成哲王。其賊虐諫輔。如紂辛。聽我藐藐。如厲王。則危亡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諂而喜者。聖愚之分。而偷合導諛。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決也。史記以來。凡記某人言某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繫之。甚則加罪。其稱悅稱嘉。納稱賞。賚之者。蓋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身。以此一節。

思之。所得亦多矣。

復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亂朝政。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睿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

蕭復可謂大臣矣。謂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之言也。楊炎報仇怨。盧杞事姦邪。非德宗心合而志從。二人安得進。故炎杞雖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杞之徒。不再用矣。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吝者誠難。然太甲周成。齊威漢武。

論蕭復可謂大臣

綱目節錄其

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有意焉。回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者。然德宗非其人也。蕭復非不知之。然身爲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爲約。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止。上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也。

論德宗咨於
文通

脊則亂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純也。與小人矣。而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則和平疾疹。界然判矣。德宗爲唐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一也。蕭復言宦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爲一體也。又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爲一心也。夫火不可入水。薰不可變。猶燥濕臭味。各以其族。無惑乎蕭復。姜公輔。陸贄之見疎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

惟德宗吝於改過而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爲天所子。當法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嗇。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蕃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命陸贄喻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姦詐有餘。唐未嘗借兵。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荅

其意。旣存中國事體。又絕戎夷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欲亂唐而助懷光。見其擁兵不擊賊。故必欲得其信署。以啟交通之路。爲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殆矣。吐蕃旣去。上憂之。以問陸贄。贄之對甚善。然亦不能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之。是使之反也。

論鐵券無施
區可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
以免死許之，是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
以之疑，無施而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丹
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
彭越、斬英布，又况其凡乎。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
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爲。

懷光以韓遊瓌掌兵在奉天，約之爲變。遊瓌奏之上
問策安出，對曰：懷光總諸道兵，恃衆爲亂。今邠寧靈
武河中振武潼關渭北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

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
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若朱泚
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又何疑焉。若慮其與
朱泚合者，彼先旣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爲
虎傅翼也。乃曰：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
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
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拒諫，勇於聚斂，勇
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去小人，固

德宗之暗

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人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已蹈禍機，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賤賴李太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詐為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邠城，昕遂不敢出。遊瓌與諸將殺昕。

論李懷光不
張說張昕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為

綱目全錄其

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之兵，是黨賊也。及今自拔，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懷光之心，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為負哉！且以為負者，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為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忤意，盧杞雖貶，上心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貌從而心不悅，故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曰：贄之言力

論陸贄之說
辨有理

矣、但不斥其姓名耳、初朱泚圍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贊對以皆羣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爲首、泚既退、上又問當今切務、贊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言爲諱、昔趙武、訥訥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矣、凡此皆指盧杞也、贊疏既上、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贊之說明辨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

諸詆訐毀詈者、其效優矣、贊在翰林、帝在危厄、所言十用六七、帝歸長安、贊登相位、所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贊以直言忤上、未得爲相、何其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繫於相與不相、若贊之賢、固當任輔佐、若贊之心、夫豈愛鍾鼎、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獻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爲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

名耳相負如此當如何處。贊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罷公輔相。

論德宗好惡之反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位。盧杞悞國垂亡。幾不可去。人臣以此量主。何至屈身少貶以求用哉。為相三年。誤國垂亡。不以為負。反稱其小心。甫登相位。稍陳忠諫。遽以為負。而疾其求名。嗚呼。示之以好惡。使天下知所從違者。君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戾哉。

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怦因敗圖已。怦悉發守

兵具儀仗迎之。時人多之。

論劉怦昧禍福之幾失自新之道

綱目節錄其文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為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泚滔之事。誰不切齒扼腕。幸滔敗。北劉怦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乘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怦於是昧轉禍為福之幾。失洗心自新之道矣。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揆以公義。劉怦在所宜。

惡非所宜多也

陸贄曰。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也。反矣。以反道為權。君上行之。必失眾。臣下用之。必陷身。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此句絕也。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仲尼舉詩以明未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乃貫之為一。謂唐棣之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以是權之義。不明於天下而變詐。

論陸贄所學
其正

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升自陬。道所當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曰。陰脩德政。武王見紂不悛。誓眾往伐。非觀兵也。先儒乃曰。退而示弱。至若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佛肸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斷之。由誤讀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弑君篡國者。以為逆取而順守之。陸贄之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此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守堅

綱目節錄其
文

固議論端實、猷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及見上、又謝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下、引咎歸已。此固哲人所爲、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歟。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罪戾過咎、則舉歸

文 綱目節錄其

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爲已之妨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爲罪。又况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勅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

論顏真卿從容就義

真卿可謂能處死矣。自至希烈軍、首尾歲餘、未嘗

有一言之失，一行之誤，迫脇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若人方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旨不可不辨。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是，則使指不白，心事不盡。此非有古人已事可法也。而真卿處之恬然，畧不失次。君子曰：感慨殺身者易，雍容就義者難。曾公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隰慈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爲晉隰慈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

馬燧讓二
以勸諸鎮

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以爲常，上許之。

馬燧，邠城人也。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嘗學與否也。按其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是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非好名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已，愧心在人。事體在朝廷，可謂賢者所爲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

况我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宦官典兵上還長安頗忌宿將始令宦官分典禁旅以竇文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

論人君貴明
不貴察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三巨奄戮一貪相有光青史李輔國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迭掌禁旅去之難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委中人此又其制斷之善賢於祖考可爲後法者也德宗乃舉宿衛親兵盡付竇

霍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亡唐其禍豈可與安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瑊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爲亦爾耶忌李晟而不忌李懷光疾馬燧而不疾尚結贊憎蕭復姜公輔而不憎盧杞白志貞殆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薊穢混汗潔本乎地而親下何以爲天下主也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處鄧賈諸公而慎揀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舉周盧虎賁分界宦者蓋以宦者爲一體而不虞癰疽之難療痼癭

之難割膏肓之不可爲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察小慧猶炬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也。明者博照猶日方中堯舜湯武是也。故人君貴明不貴察。惟知學乎聖人則明矣。

或譖韓滉有異志。上問李泌。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謗毀耳。上曰。卿弗聞外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上章以百口保滉。上曰。卿雖與滉親舊。豈得不

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無異心。願早下臣章以解衆惑。遂下泌章。滉聞之。感悅流涕。卽日貢米百萬斛。旣而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謀慮之臣哉。韓滉受疑。謂有異志。若非李泌力爲申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成。滉無以自白。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滉守節不貳。亦必暗鳴而死。所損不亦多乎。德宗語泌曰。朕方欲用卿。卿雖與滉親舊。人亦何易可保。此不獨以

論人君左右
不可無通達
謀慮之臣

小人待滉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既陷之，又制之，又携離之，使執志轉移者承此旨，則滉終不能免。故爲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爲勢誘利回，乃能無失此人臣之法戒也。

盧杞遇赦，上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何遽遷大都，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補闕陳京趙需亦上疏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墜掌而起。」

大怒京爭之益力，乃以杞爲澧州別駕，使人謂李泌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不逮也。」

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寬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爲已而已矣，寬之者將欲爲例也，殺之者恐其復來也。恐其復來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爲例者，盧翰劉從一用盧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宰天下，司賞刑，惟力行至公，則天下服矣。袁高諸人言杞甚力，德宗雖不從，

論袁高陳京
等仁人之言
其利博

貞元元年

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譏已也。非爭之者衆，則杞殆不可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為堯舜不逮，則失言也。顧當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栢靈，今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則可耳。」

馬燧、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衆心不從已，乃詐稱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

李懷光勇
為逆

入貢，由是得偷安旬月。

李懷光何勇於為逆而不果於為順也。方長春之守未下，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既明知衆心不從而歸國，為是以給其下。又得少安，則順存逆亡之證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皆如此。使懷光知高郢、李鄘而取謀焉，馬渾瑊二公無以為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璀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光頓兵不進，璀密言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

早為之備。臣聞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光死。璿自殺。

論德宗不喻
李璿之言

嗟乎李璿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說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背。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上

目全錄耳

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璿勿死。璿亦可以不死矣。

初李晟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追而反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重違其意而止。

論李晟不知
自反

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况進退宰相乎。晟取營妓。張延賞追而返之。交失也。無聲色之惑。則辱不及已。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

二年

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而况營妓。延賞何預焉。而必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其責人不若責已。則戾之失爲重。延賞之失爲輕。而戾不知自反。至於成隙。又陳延賞其他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欲必行矣。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夫朝廷得失。非將帥所當預。而宰相用舍。繫吾一言。蓋不待尚結贊之間。而德宗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

不次用之。造久在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未幾如舊法。造遂罷。

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耳。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之少實也。如此古之人。脩佐王之業者。必務引君於當道。道果何物哉。必始於格物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已之道術不明。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矣。則未知崔造所學。果出於此乎。

論崔造連明
可行

綱目節錄其
文

不出於此乎雖然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租賦于京師則善政也顧革弊之初事難遽集四相在內未必協謀韓滉久執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獨濟耳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任貢賦不造闕之責何患乎不辦而多張使名衆建官吏苟非委以聚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上怨興於下侵漁賄賂費耗虧失其弊不可勝言造所建明非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陳仙奇殺李希烈舉衆來降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

論德宗兆淮
蔡之亂

綱目節錄其
文

誠殺仙奇爲希烈報仇以少誠爲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爲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舍而不討亦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賞罰混淆兆淮蔡之亂傳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慎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義城節度使李澄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墨緣視事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乃不敢襲位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必擇賢有德者觀成周命

論人君不可
輕以牧守與

微子啟。康叔封蔡仲。胡訓告之詞。及君陳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之事。未有一言獎其才使之富國。強兵者。其書具在。可考也。誠以爲民上當父母之任。非賢有德者。不能當。侯無小大。皆賢有德。亂何自生矣。故謂鄰曰。友邦欲其相勉於善。而相禁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肯輕以牧守與人乎。李克寧已有亂心。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爲其效。可見故輕外任。以處有罪失意之人。非知治道者也。

劉玄佐在汴。習鄰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勸之。仍請拜其母。母喜置酒。滉又言之。玄佐曰。久有此志。但力未辦。滉曰。我力可及此。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官也。母悲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卜萬緡。備行裝。玄佐入朝。

劉玄佐能遏李克寧之襲位。而自緩於入朝。何也。勇於治人。而怯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情也。玄佐內有賢母教訓。外有韓滉琢磨。遂終身不失臣節。滉化陳少遊貢米。及沮王詔謀亂。又勸劉玄佐入朝。

而德宗惑於流言，以異意疑之，非李泌力爲解紛，其差失事會，悔可及耶。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奉詔與延賞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表薦延賞爲相。然延賞蓄憾如故，

廉蔭賈寇馬李六君子，嘗有怨矣。講解遂平，而張延賞終怨，何也。延賞固小人，而所計者入相之利，害也。宰相人臣之極地，于以幹旋萬化，慘舒百辟，而爲人所前却，故延賞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足責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

論李晟非所
扣而和

編目錄其文

可相。人之賢否，繫我和與不和。夫豈不取疑於人主乎。非所和而和，故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讒間之如故，然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爲正歟。

陳仙奇旣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兵遂叛歸。上勅陝虢觀察使李泌防遏，勿令濟河。泌擊之，賊衆屢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人，至汴州，盡殺之。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王通曰：詔其見王者

之心也。淮西叛戍，李泌處之有餘力矣。千百人破散之餘，何必誘致而後可平。德宗嘗為防秋兵所驚，欲速平之。至出詔書付藩鎮，使為餌賊之具，不亦自輕其言乎。言而不信，人知此心，後有是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性急，此性不改，憂未艾也。帝雖賞之，終無佩韋之益。是以年彌進而德彌退也。

齊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浸不悅。張延賞與映有隙，言其非宰相器，罷之。

論觀君之明
暗盡於聽言

謂德宗不好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齊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為是。德宗誠喜聞臣下議論，但惡忠直喜讒邪耳。讒邪之人，利口嗶嚅，辭繁理寡，如裴延齡、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怪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說，亦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至于五六，何也。以德宗不明，不如是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纔居半，以是知帝所喜聞者，獨讒邪之言。石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都兪吁咈，則已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太甲不

義背訓。伊尹告之讒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太康聽五子之歌而不革。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絕其命。此虞夏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也。故觀君之明暗於聽言盡之一言而寤者。上智也。反覆而後喻者。次之。力爭而後回者。又次之。竭誠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省者。不足復論矣。

上以白志貞為所西拉寧使柳渾曰。愷人不可復用。諸軍之。

論德宗倒行
逆施

訓齊士旅克清大憝者李晟也。敗壞軍旅以致靡越者。白志貞也。於晟則必疑之。忌之。終廢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宥之。終任使之。摧仆松梓。扶植荆棘。恃勢懷諫。行於一時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泛觀四海。洞視千古。知善之不可不為。而力為之者。賢人之業也。倒行逆施。遑恤來日。曰吾得志斯已矣者。小人之志也。

李晟慕魏徵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泄於人。

論李晟非時
良將乃賢相

君子有三立，必有所向慕用，乃克有成。顏回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功者也。楊子雲準易作太玄，準論語作法言，此立言者也。所志在上，其成則中；所志在中，其成則下；苟茫茫然無所志，師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中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而名家，以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王莽述祿產者也，胡廣述張禹者也，恭顯述趙高者也，盧杞述李林甫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其

禍不極。故君子小人各有所踰而行，其志焉。李晟以忠勇自奮，所宜遠蹤孫吳，近則英衛，而乃慕魏徵以直諫事君，極言無隱，然則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故凡爲士，皆不可無志向，而宰相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李晟曰：此必詐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親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

論德宗信非
所當信

渾瑊盟吐蕃於平涼。晟戒瑊曰：不可不嚴爲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上命瑊推誠待虜，旣盟吐蕃，伏兵大至，瑊僅走免。唐兵大敗，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晟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爲小心。尚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與之和好。且德宗自謂平日失於推誠，反致患害，而不思其所信者非所當信也。夫夷狄亦人耳，上古聖人懷之以德，接之以禮，叛亂侵逼，則威之以刑，固不逆示猜阻，亦豈渾淪溟滓。

畧無防慮，惟言是聽，惟欲是從。哉！德宗張延賞，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贊，以愛信吐蕃之意，而施諸李晟，豈有平涼之辱，主相蒙耻，終不能雪哉。

延賞慙懼謝病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施賞罰。昨日言之，今日而驗，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復以一言責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遂而去之。不俟炊熟，以彼兩事之忤，較張延賞譖賢喪。

論德宗不黜
張延賞

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諂讓不加。爲相如故。則以其謀議本與我同。若黜延賞。猶自黜焉耳。漢高刻印遣酈生。聞子房言。卽促銷印。從善如轉圜。其君也哉。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

宰相以擇
爲要

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以右爲重。存交脩。

之意焉。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爲要。不以多員爲善也。夫聖王之法。關盛衰。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多矣。獨以一相治。得人故耳。如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上。又建一長官。而非相也。必欲綱舉而紀從。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慎其人。而置左右丞。或叅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宰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

綱目全錄其
文

講道勸義，廣求賢材，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達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畧之任，各得其宜，而治道成矣。柳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諷之曰：「相公舊德，第節言重位，可以久。」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雅，而渾質直無威儀，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無故事，請以為常侍。」上曰：「苟得能之，無不可者。」

論德宗惡柳渾之直信張延賞之讒

張延賞之語柳夷曠者，乃李林甫所以俟陳希烈。盧杞所以待關播者也。人臣之義，比肩事主，雖賤官卑秩，有忠直敢言之士，猶將達之，使自效于君。

况同列乎？而以節語禁戒，是相奴隸也。迹延賞為相，無可紀述，而誤國之罪則多。柳渾以擇相責德宗，以選畿邑吏非人主之職，言吐蕃不可與盟，白志貞不當再用，皆有大臣風槩。上惡之者，惡其直而信延賞之讒耳。不勝其忿，至曰：「苟得罷之，無所不可。」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泌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

論李泌進不
若退仕不若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肯爲者。其志殊焉。伯夷下惠。皆百世師。後之君子。尚友而自比。則有寧爲清而不爲和者矣。貪夫之言曰。進退行藏。惟義所在。不可以必退爲高。其言似也。其志則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不欲道之行。然問陳則去。燔肉不至則去。受女樂而不朝則去。待以季孟之間則去。固未嘗以必進爲是。此進退仕止之法也。李泌誓不近天子左右。言雖有激。然必實存此心。以爲是歟。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爲非

歟。君弗克終相。亦罔終者多矣。意者居亂邦。見昏主。如仲尼則可。不然。用剛必蹈禍。用柔必招辱。故與其進不若退。與其仕不若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泌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冤橫。而不可言乎。

正術邪論。兩各有宗。以宮內爲家事。自隋君臣始。唐姦人宗之。李勣以是誤高宗。林甫以是誤明皇。夫天子之事。孰有大於廢后黜子宰相曰。此非臣

論李長源宗
秋懷英之
意以啓德宗

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由是大臣徇主欲，人主肆邪心，而亂亡起矣。考之周禮，太宰之職，詔王建六典，持八柄，治道甚備。至於王后世子，則不會其膳服而已。若夫庖膳饗亨，魚梁獸罍，漿酒醴醢，醢醢醢醢，腊幕奕幄，綬裘服皮幣，閤寺內豎，嬪婦御，叙絲枲，縫染之役，悉屬冢宰。而天王正家之道，則無一言及之。宰相以道佐人主，曾謂周公而察成王燕寢，以爲後法乎？齊桓公葵丘之會，令諸侯曰：無以妾爲妻，無

易樹子，所以備天子之明禁。此則文武之澤，而宰相所當輔弼於君者也。故狄懷英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位宰相，安得不預乎？而李長源宗述此意，以啟德宗。于以知齊桓一匡天下，孔子與之，狄李二公爲唐賢相，皆得聖人之意者。周禮太宰官屬，必非周公所建無疑矣。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上素怒回紇，不許。泌力陳利害，上曰：卿以和回紇

論荀卿鼂錯之言誤天下來世
為是則朕固非耶。泌曰：臣為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代於天上。

自非大聖人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置輔拂諫爭之臣，惟恐其不諫，以有敗德闕政、啟危亡之漸也。夫豈自以為是而惡人之議其非也。荀卿乃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鼂錯亦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宮之中，嗟乎！二子之言，不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道者，荀卿氏宗王術者也，而亦為此言，其誤天下與來世，豈

有既哉。夫苟合取容者，妾婦之道。有指此人而謂之曰：何為妾婦歟，則必艱然不悅。甚則以惡聲隨之，而其所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是亦溺於富貴，不能自克而已矣。故人能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徃而不為義也。

回紇既和親，上表稱臣，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有其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

論仲伐生於
不益貪戀生
於來世

曰道固當然，非僞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侍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畧如英衛，不受鈇鉞制外圍，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不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冲然而若無，不然，既非

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爲利祿耳。有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旣以剪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放度量而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盈而歉之謂歟。

上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大命，非杞所致。泌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蓋君相造命者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亡也。

論君子盡人

桑道茂之言驗，然則方士不可信乎？曰：占步小數，時有或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若德宗不相盧杞，緩於用兵，不汲汲聚歛，安得離宮之厄？惟有此

三者，則蒙塵于外，必不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則有山南之狩；德宗用盧杞，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孜，則有成都之駐；而不聞太憲武宣有焉。豈不以昏明勤逸為辨歟？

泌薨，泌屢乞更命相，薦竇參、董晉，上未用。及疾甚，復薦之，乃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而已。然為人重慎，所言於上者，未嘗泄於人。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賢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

論李鄴侯不當舍陸贄而引竇董

綱目錄其文

不足道也。必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精慎，猶失之侯君集，況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裴度之薦李德裕，乃無負矣。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董自代，豈固擇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謀議於君前爲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禹

益臯陶伊傅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所言。苟一無所謀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史謂鄴侯好詭誕，爲世所輕，稽其施設，鮮不效者，獨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策，爲不售，故言事易成，事難。君子所以於其言無所苟歟。

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燕八爲之後，賜姓名李承緒，而官賚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旣改之爲李，又以燕八八嗣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

論德宗以燕八八嗣李懷光，非別牛分類之道。

矣。若懷光者，既嘗勤王而無叛逆為之置後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尚何有，則繼絕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裔而官賚之，而遠襲賈充之謬，晉朝之失而忽於莒人滅鄆之戒，是豈虞舜別生分類之道乎。

以陸贄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抑推尊長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為後進嫌有爭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

七年
論陸贄以安社稷為悅

全錄其

八年

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為悅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疏再三辨論，上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事高宗之道也。考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陸相所請，纔施之臺省長官，舉其大

綱目節錄其
文

者耳其策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既已
聽之又沮於讒言贊雖再三辨理終不見納是宰
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
况宰相乎

上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贊奏延齡妄誕小人
恐駭物聽上不從

經制國用量入爲出宰相職也戶部度支特行其
事而德宗與邪而棄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說欺
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說惜乎

論陸贄於裴
延齡論之不
詳去之不方

陸相論之之不詳去之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
進陽道將剝不可遏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
焉奉身而退亦逾於他日譖疾之深禍釁之大而
贄猶隱忍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贄請臺省長
官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
害已故也

綱目錄其文

贄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
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

論陸敬輿真
洙泗之徒

狄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禽獸者，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焉，故幾於人。既人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全其所以爲人者。今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爲也。然英雄姦傑，圖非所圖，而虞人害已，周身之計，鮮不出此。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盡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所學，愚既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真洙泗之徒歟。是故可爲君子道，難與克伐。

綱目錄其文

怨欲者言也。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贄求遷。贄曰：竇相嘗奏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參言對上責參歸怨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姜公輔不
道唐德宗
德

九品百官，極於宰相。既爲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子之爲是也。向者以讜言劇主蔽，獻忠策。枝國危，何壯矣哉！不獲乎上，黜爲右庶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不安於是，詣贄求遷。聞上怒未怠，遽有

黃冠之請，躁動悚讐，幾無以自處，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迷國誤朝之罪，一斤不復，主不克終，相亦罔終，此之謂歟。用鹽鐵使張洵奏去路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及茶山外要歲皆估其直，什稅一，稅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代民出稅，從之。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九年

茶者生人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鉞揚慎矜，韋堅以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爲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洵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敢託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或至於官盡權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爲市，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椎埋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姦人猾吏相爲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

蔓致良民破產、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虔、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奪、止訟獄、佐國用、其利亦大矣、張洸王涯、豈足效哉、

上欲殺竇參、陸贄力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驩州、上又

綱目節錄

命理其親黨、又欲籍其家財、贄皆諫止。

陸贄以直報怨

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陷之、其說甚恠、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善聽言、則得之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過舉、而謂以左遷宿怨、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辨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貲、贄論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為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贄於參非

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贊佐天子用刑罰。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爲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爲門下侍郎。憬疑陸贄欲專大政。排已置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目之也。嘗獻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才而備。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

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要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臣所奏事。惟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觀之。贄豈擅權而非憬者哉。由中書過門下。而自懷猜狙。疑贄外已耳。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聞此理而口言之。筆書之。未嘗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才而不疾。見功而不忌。見賢而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論唐用四五
人為相非治
國之良計

賈耽陸贄盧邁趙憬為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奏請
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
之。其後一日一易。

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
其用有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聖賢輩出，亦
不使召畢毛芮並為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
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為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
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所容，夫豈治國之
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易，一日一

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裘蒙茸，吾誰適
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
乎識賢否耳。

韋臯遣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遂棄吐蕃歸唐，復南詔
舊名。

夷狄之離合，中國何與焉。天子有道，內治民安，邊
圉得人，雖四夷之勢，連環于外，不能為吾害。苟為
反是，雖使一方瓜分瓦解，然一爨之火，亦可燎原。
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績者，鮮不自及。以太宗英武，

論中國當自
治以為強

禽制百蠻，無不如所欲，亦未有離而不合，服而不
叛者也。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與回紇和
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於是韋臯
遣使要結累年，而異牟尋棄吐蕃向中國。此後吐
蕃爲邊患益稀，豈非其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
十年唐室之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
中國當自治以爲強，於非我族類者，畫郊圻固封
守，來則不拒，不來則不强。然後堂室之患不召於
藩籬之外矣。

上欲脩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
一谷木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之，猶不可得，
今安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開元天寶何從
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甘受佞人也。雖面斥其祖，而怒心
不生。蕭復責盧杞使之正言，則以爲輕已，艷然而
怒。裴延齡之言，其侮慢不敬亦甚矣，則安然聽之，
不以爲辱也。嗚呼！已自蔑其先，安得使人之不蔑
已耶？

論德宗好諂
而甘受佞人
之侮

生

裴延齡日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不直贄罷爲太子賓客

論趙憬不知賢則亦不知不肖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爲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景仰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疑其專權反與裴延齡比而去之人非甚愚豈昧於是非賢不肖之辨如此又况憬懇懇於用賢乎而何爲其然哉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

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有斷鬼神以幽冥斷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憬以任賢爲急而不知賢者爲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

肖此憬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格物
物格然後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
正矣又豈有黨讒邪害忠貞之事哉

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日夜痛飲至是陸贄
貶忠州別駕上怒未解中外以為罪且不測城守延
英門上疏論延齡姦贄無罪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若
相延齡城當壞白麻慟哭於庭

陽城有功
於唐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
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

悟人君必有其漸防遏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疎
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
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
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廷非
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親先聞此言逐城而後
行之有何不可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疎質直野
之態耳雖然主昏於上姦熾於下讜論一發正氣
凜然陸免於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矣豈
風流文雅委蛇醞藉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

十二年

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七，自爲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以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綱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止，自輔國以來，隳壞制度，朕今用爾，不爲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脇我矣。」文場叩頭謝。

論德宗有私不自克

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祖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未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德宗旣知之，自輔國以來，隳壞制度，德宗又知之，則何爲不改而命爲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爲無私，此其病也。有私不自克，人之通患，亞聖之資，惟善是從，欲萌動差，隨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度大小，寧已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焉。罪莫大於故，德宗不舍其私，是吝也。是遂非也。是

綱目節錄其
文

不移也。是自棄也。是樂其所以亡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肅宗寵任竇霍，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感格，乘其明而啟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終蔽哉。上之初用竇霍，分典禁旅也。陸贄、李泌為謀議之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弼，諧之地，皆不聞諫止，安得不均其責乎。

上自陸贄貶，尤不任宰相，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宰相，渠牟妄躁，尤見親狎。

論德宗與韋渠牟等以氣類合

德宗以宰相不足任，則曷若以此五六人者為相，以宰相可疑，則安知此五六人之不予欺也。慮其據相位為黨，故不以為相，則安知其今不已相朋結也。是皆無說，獨以韋渠牟觀之，然後知上所私厚，以氣類合耳。當其時固不可諫事往矣，又何足咎。直可為後來人主之戒而已。人主之尊如天，日月星辰麗焉，風雷雨露降焉，高明廣大，莫可階及。

乃引取人所疵賤以滓穢太清其自辱也不亦多乎。

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主未成昏而有母憂詔起復爲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諫曰古有墨衰而從兵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疏諫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

朝廷所爲下所視效四方面內而化焉今乃教人以喪昏雖不立法而人固式之矣帝女天下婦之儀也駙馬天下婿之表也而可以喪昏百姓何責

論德宗教人以喪昏

三年

焉昔魯文公卽位二年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春秋罪之謂其喪未終而圖昏也娶在三年之外喪未終而圖昏猶且不可以其忘哀也况身有衰絰如之何其易之夫當衰絰而服吉服異莫甚焉常人所不敢爲而德宗拒諫甚力仍促昏期不以爲異者豈懵然不知禮義哉良由習見易月之事麻苴之短故也是以聖王以身化人而輔以法制已則無禮欲人之服也難矣

宮中市外間物名爲市實奪之也

論德宗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

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讐歛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議不納諫說則無如何矣匹夫交易賈不相直取而有之苟觀不平廉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哉

十四年
太學生薛約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爲黨出城爲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公而已矣其所敬者義而已矣薛約以言事流徙則未知其所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陽城於約有師弟子之分出郊送之猶未得比諸樂布夫何罪焉果其是也則朝廷徙無罪之士人先生送無罪之弟子失在德宗而不在司業何乃并城逐之不義而又不義不公而又不公欲天下畏服不亦左乎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况可以勢利誘以威武脇耶德宗自以薛約有罪可耳必使陽城亦罪之然則我違道之好惡人亦當好惡我徇情之毀譽人亦當毀譽其拂

理不亦甚乎雖然德宗爲是蓋不爲薛約乃爲陸
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渾瑊薨

十五年

論馬燧渾瑊
不若李晟

德宗破朱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是賴
社稷臣也忠烈堂堂戰伐之多蓋餘事矣然而稽
之清議則燧瑊之譽不若西平之懿何也其爲信
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乎燧與良器有隙瑊
以奉詔爲愿至使平涼之辱終唐不雪故二君忠
烈雖無可訾若乃憂深思遠之明守正不拔之操

則方晟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料以事論
之事往無所繫以人論之白駒過隙倏忽而已獨
有是非之理出乎人心者愈久而終在所以志士
仁人一言一動必以仁義爲歸謀人國家不以爲
利爲尚者良有以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恣行
誅殺有據漢南之志上方姑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矣一至於此何
也不知持志之方爲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

論德宗不知
持志之方

不在已。眾人喜怒在已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忠賢如李晟、蕭復、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之。跋扈如劉怱、吳少誠、李知古、李萬榮、于頔、李錡之徒，則畏之下之，撫之，綏之。若疲御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

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乎。

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

論曰：天子至
明入學之道

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然。李藩從下土來，在諸公卿未有向背，在諸中尉

未有忤違德宗視之猶日方中也故不待聽言觀行但以其儀度安雅而知其非爲惡之人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遠矣故嘗論之見人見已皆如閱鑑中之象察情燭狀皆如觀水中之影執古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適權合變皆如持關石之準參照彼已皆如挈四平之矩糾正枉曲皆如陳一直之繩然後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明四海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而不惑矣不得此而南向堯何以爲君不得此而北面舜何以爲臣非格物物格何以啟進此之塗非強恕求仁何以克安此之居故自天子至于匹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吳少誠擊韓全義屢敗之會少誠致書於監軍者求昭洗朝廷亦厭用兵詔赦之復其官爵全義至長安竇文場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美惡在物天無意厚於

論德宗以待
小人之方待

君子以禮君
子之具禮小
人

美而薄於惡也。故五穀松柏與臭草毒木同育乎
雨露之滋，鳳凰麒麟與梟獍狼虎並安乎覆載之
大。若夫裁成輔相以補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
藝畜之，或薙斬之，或靈異之，或驅放之。然後萬物
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况治人乎。是故遏惡而
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尊君父而抑
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隆經學
而後詞藝，師王道而鄙霸術，崇正理而絕異端，追
雅頌而放淫溺，皆所以調御二氣，扶持皇極，以全

天地之功，而盡三才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人
一事論之，見其為君子矣，則必保護之，安存之。如
養禾稼者，去其狼莠，及其蝨賊，則君子得以盡其
心，見其為小人矣，則必制馭之，防閑之。如治疾病
者，絕其本根，虞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姦能。如
是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
小人之方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
姜陽諸人以毫釐忤犯，其罪彌天，而於竇文場韓
全義則以罪為功，自為之說，委曲庇覆，惟恐傷之。

其亦昧於已職甚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運結權貴。恃此驕縱。浙西布衣崔善貞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與錡不法事。上命械送錡。錡瘞之。

德宗殺崔善貞。與趙奉璋。李少良之事類乎。曰不類。李林甫怒。奉璋言已。玄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不專爲元載也。善貞言宮市進奉。觸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肆其酷毒。以快已與諸宦者之心。不君甚矣。夫不正名人臣所犯。而加以惡

名。此乃姦人所爲。何有人君惡人議已。而激怒於僭亂之藩鎮。致納忠之士。死於戕賊。如是而可以爲君乎。殺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所徼也。

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山陰王叔文善碁。俱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言宮市之害。衆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密結名

論德宗幸免
亡國

十年

論王叔文進
不繇其道

士求速進者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爲死友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大本
不正故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者豈能言皆
中倫行皆中慮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不爲惡
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
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收也易曰進以正可
以正邦叔文誠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進身之禮
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禦寇嫁於衛
嫁者俟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合與鑽穴踰墻相去

綱目錄其文

幾何矣叔文誠讀書知治道乃以奕秋小數待詔
供奉雜於伎藝卜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
柳宗元劉禹錫以是觀之則豈至逃於所從陷身
不義哉

未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
中外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
綱衛次公等至金鸞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
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
不得已猶應立廣陵主綱和之議遂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崩。太保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之法。而後世之君貪有天下。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順宗爲太子二十年。一旦雖病。已有壯子。而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也。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

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向非次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論德宗貪有
其位吝於子
孫

吝。德宗好貨財。親小人。小人貨財。固一物也。旣專意聚斂。不復顧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爲意。惟利是從。至其甚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授以旄鉞。或悅其進奉之言。而貸其罪戾。於金玉幣帛。尚眷眷如此。况天位之貴。海宇之富。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爲貪爲吝。相應之符也。順宗自去年

九月風瘖，逮正月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睿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焉建爲皇太子，使攝行聽斷，則有光于高祖睿玄之事，豈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廢，眷戀遲留，計不早決，賴天未喪唐，鄭衛二公會逢其適，得以片言遂定國是，設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專橫，廢長立少，先議于禁輿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不繫於太子，壯長儲位久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後世遂爲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爲天

下則言爲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偉矣。然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况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清河後人張日瑞重校

取韓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終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四

光

唐紀

此夫貪林其此各于平海... 曰大道之存也天不無公... 平順言誠天下並收... 命世君各其...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四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其傳閱

唐紀

順宗

貶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續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戾也至順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李實一人觀之曰實為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

論韓愈此言獎
李實書與史

讀史管見

卷之二十四

言史卷之二十四
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謔嘲之，實奏其誹謗朝政，杖殺之。至譴市里驩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閤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推縮銷沮，鬼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閤下條理

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乎。愈尋爲監察御史，卽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草粟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遂貶山陽令。夫李實一人耳，而韓公訾之，獎之如二人焉。韓公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以是教人曰：無誘於勢利，今書與史竝行使人，將何從。故嘗試評之，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毀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逃毀之詐，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美，雖不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既然之罪，如鑑之妍醜，夫何心哉！今昌黎伯載實於史者，不敢以非爲是，是其公也；而稱實於書者，未免以不肖爲賢，乃其私矣。公與私，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倣其所爲，將以入之。今日譽之爲伊傳、周召，既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爲共、兜、廉來，搖毫揆藻，曾不以爲愧。安知無作俑之自乎？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十年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贄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既而爲忠州刺史，贄門人以爲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德宗十年不赦，美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爲左降臣僚，是則褊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而不行，是人君自侮其言。

綱目節錄其

也。爲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不赦之愈也。大刑禁人之望，解釋逋負人之望，蠲除何啻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爲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爲故事而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至，水旱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不置也。縉紳之刑禁，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蒙實惠者，直寇賊姦宄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栖筠之子，稔聞典故矣。故於陸贄貶中，不敢廢宰相之禮，比之挾怨私觀時勢，肆意陵藉，不爲朝廷惜事體，不爲賢者存禮貌，如李巽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垍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處，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爲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茅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痛

故矣。故於陸贄貶中，不敢廢宰相之禮，比之挾怨私觀時勢，肆意陵藉，不爲朝廷惜事體，不爲賢者存禮貌，如李巽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垍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處，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爲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茅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痛

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更名質。帝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皇懼而出。

孔子春秋既成門弟子無受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作傳異乎左氏叙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凡六七百年而後趙匡陸淳啖助三家出焉其發明聖人之意爲多蓋有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紀侯

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不當阿黨大夫也。書宋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卒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爲人所役使也。書公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爲幸也。伯冲與韋執誼厚善爲之掩惡於太子受其令而不辭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旨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爲預他事此失言。

綱目節錄其文

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耳。

韋執誼初爲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爲異同。遂成仇怨。

筆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恐愧屋漏。故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况爲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以欺世而盜名。其能不敗乎。韋執誼與裴延齡。韋

論韋執誼不
慎

渠牟爲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亡。聖人固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曷若不爲。迫於公議。則曷若盡改。既與爲異。以取怨於君子。又欲爲同。以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閒居爲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肺肝。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此者多矣。爲利回義。疚之士。亦可少戒矣。

憲宗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竒獸皆毋得獻。

論憲宗始初清明

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凡爲鬼爲蜮爲欺爲姦必於晦冥暮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爲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暮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才發一語。諂諛邪佞聞而喪膽。使僻側媚噤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動其心。忠臣義夫峩峩然纓其冠。相與趣乎光明之旦。熙洽之會。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論李義府許敬宗常執誼之惡至今不

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則如貞觀之制。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爲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姚璿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迷眩千古。今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用爲是紛紛。以其請建之紛紛。

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爲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淆亂忠邪故義府敬宗執誼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元和元年

四川節度使韋臯薨支度副使劉闢日爲留後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徵爲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爲西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初嗣位未能討也闢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

獨曰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闢上從之於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論討平禍亂
與起治功惟
患人主無大
有之志

齷齪之士拘攣之見猶印圈符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斷之則如杲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普地而冰凍釋耳蜀之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內自餘未有不破者况劉闢倉皇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者而公卿議者閔然

以爲難取。獨諫議韋丹贊計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沃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臣。憲宗之意遂決。嗚呼。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所患有二人。主無意。一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臣。爲易得。臣求有爲之君。爲難逢。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寧。賢相良將。忠言嘉謀。並出輦轂之下。其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爲之志焉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何者可從。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衡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道也。

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羨于庶言。庶獄。庶慎。不可也。然則

論憂勤所以
無爲

當何爲哉。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徃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噐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祇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

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財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嗒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黃裳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瑋傑特之材，不困於簸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李師道自為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

綱目全錄其

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命師道為留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擅襲父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盍與反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處，豈空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論憲宗失幾

綱目全錄其

高崇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功也。

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合章

論王濬杜黃裳不知處功

可貞無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臯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立勲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是在已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者處功名之正法非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上表白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披襟獎詔

曠闕多矣。

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辭疾不至朝政有失輒附奏陳論

論李渤未能
景行伊葛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湯言伐桀之事傳說未應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所謂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囂囂然與其幡然為出處之決方其囂囂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

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卧草廬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心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渤辭徵。則不當與聞朝政。許國。則不當辭疾。山居。豈尚論景行。有未詳乎。

元和二年

論憲宗不能
善小以取大

杜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以尺朽而棄合抱之木。不得稱為良匠。以二卵而棄干城之將。不可聞於隣國。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無寧舍小

日節錄其
文

以取大乎。使遵素有千貢之短。未忘貨殖者。厚賜予之。名田金幣。克物其家。而資其長筭。黃裳之才業展矣。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不獲自盡之嘆也。

李吉甫為相。謂中書舍人裴垕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為我言之。垕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

論李吉甫有
君子之高致

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阻。則怙寵專位。惟恐人之軋已。故譖愬疎斥之計。日生于胸中。忠賢智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林甫盧杞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垪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盾之爲已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垪所疏。二十餘人。曾不猜靳。知人之明。雖在裴垪。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邪。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上善其言。他日謂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徃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及聞李絳之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

之賢莫大于善易入。昔者舜之爲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此，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復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山東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上許之。李絳諫，上曰：非卿所知。既成昏，頔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人主或以女嫁夷狄，或

論憲宗以女
嫁人

以女嫁叛臣，是以女爲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女餌人，夫豈所以爲權乎？于頔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在謝得婦，而不在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爲耻，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遠矣。故習不可不慎也。

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闞濟美，違勅進奉。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大信也。柰何棄大信而存小信乎？上

論柳晟閻濟
美中主心之
微

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奉三月柳晟閻濟美故違約
束自常情觀之姦臣冒法行險嘗試其君者也憲
宗受而不罪然則二臣非敢嘗試乃見主心之微
而中其所欲也卒之憲宗溺於聚斂疎遠君子甘
心小人晟濟美可謂警點矣使憲宗無悅之之意
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二臣所進何所從出遣清
正御史往考覆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物
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

錄其文

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
信爲辭是養一指而失肩背爲放飯而問齒決飾
小名妨大德孔子之所惡也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
丞盧坦揖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
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
右庶子

盧坦面折裴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主均
之宦官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

論盧坦以譖
被斥

與理坦蒙其黯闇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譖人者，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失，不謂憲宗亦然。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諤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諫，事遂寢。

憲宗近循
元之失

任宦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遠慕貞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幼少出入，乃祖左右，習聞熟見，固以是爲常事而不之恠歟。夫官吏不滌之罪，莫汙於受賕，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以通餽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位。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爲無害，則監臨受賄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至公。以此言之，庶有豸乎。故嘗觀天地之德。

天德主施。萬物資始。而清明精粹。一毫不繫也。坤
為吝嗇。雖化貸萬物。其益無方。而歸根糞本。皆反
於土。故滯於物欲者。其趣汙。達於理義者。其志潔。
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上嘗問裴垍為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論裴垍大臣
之言

裴垍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
所行之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顏
回曰。請問其目。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
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

而有不正。正之之道如何。垍必有復于王矣。茫然
以正心為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之可以飽
而不能爨也。又安所食乎。

四年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
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宰
相器。擢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
之。

論裴垍虛懷
跋

裴垍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垍
何以能爾。觀垍告憲宗為理正心之言。則知垍之

方寸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摘我也。勅出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愠、甚則怒、又甚焉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敵、孰有虛懷大度、以天下理亂爲己責、而不橫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賢矣。昔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意焉。愚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

易請却之。上令付度支。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

論李絳白居易
易不能除憲
宗病本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曼澤怡面。膚革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爲。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祖

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匡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櫟楊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爲監察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皆恩。

風義之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并甲之父子兄弟姻戚黨與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賣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瓘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瓘勤勞富貴之可也。至于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

論白居易失言

狗一時之情而取笑萬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于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盍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隳壞先烈，而甚于德宗，將有弑君亡國之禍，願盡剗此弊，追復貞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救，未至于昏，可爲忠言，安知其不遂開納邪？

綱目節錄其

論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爲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論憲宗不能長育人材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于合抱干霄者，中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柏亦不得遂，况常木乎？以元微

之論焉。其資甚美，未爲小人之歸者。憲宗敗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剴切，豈出李絳之下一爲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宦豎之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稹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旣經折挫，不克固守，一變而從北司，遂與賢人君子爲敵讐。抑沮裴度以隳河北之績，雖稹卜喬入幽，祇自毀壞。靖言其故，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綱目錄其文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謂李絳曰：居易不遜，須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有佚罰。况過誤出於已，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憲宗求諫納忠，號爲英主，而駭聞錯之一字，况庸庸者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已，終從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從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真可跂而及也。

論憲宗去非從是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其載前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苟道盛德克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論憲宗未嘗
遜志於聖王
之學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之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

綱目節錄其
文

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勢固然也。誠使學為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端何自而入邪？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

論憲宗汲汲
聚財適為德

貢記貢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爲丕刑。則有之矣。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削。則有之矣。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儉邪。爲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

乃德有未修。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臣者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缺。雖得三鎮。取河湟。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所以服天下之心也。商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相絕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况以天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苟以湯武爲師。不出十年。何患治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邪。

論憲宗不能
自克其私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貶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知，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卿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璀，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者，李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鄘、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孤、郁裴、均、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佞山乎？今以他人事涉，遽能出之，非帝

惡承璀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內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璀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頗。然憲宗則以爲重典，既以謝希光，又以遏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一奄尹，若驕兒隳齒，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卿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夫授以禁兵，出爲制將，曷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無功，使叛臣益肆侮玩，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才得降

為監軍。未幾又為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瓘，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為英明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

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盤遊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躬，式號式呼者，商紂也。不敬天怒，戲豫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

論李吉甫以樂詔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

輟者，陳叔寶也。執絲竹萬八千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曷不遑暇食。周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滛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虞夏商

綱目節錄其

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彊之恤者，所以爲無彊之休也。吉甫位爲上相，乃以樂詔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他日于頔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頔欲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

論李吉甫容
身之術憲宗

宅心之謬

所執有理而折屈如此，盍辭位而去。諸吉甫旣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耻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謬，使李絳而不獲乎上，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御處，聲

論有志之君
必常親賢士

七年

大夫

色便僻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習，棄其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爭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肯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宦御之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論樞密之命
始於憲宗

綱目節錄其
文

梁守謙爲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爲樞密使，然則樞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顯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爲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强者權勝。五代因以爲二府，處勲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叅紊甚矣。其源乃自憲宗啟之，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

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爲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犄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奔赴。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旣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宦官所沮而止。

論憲宗不能推其所爲

李絳旣請。憲宗旣從。使宦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

綱目節錄其文

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儻以任絳。絳處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宦者鼓扇。憲宗方主宦者。則雖絳亦安能爲力哉。憲宗遇劉光琦。遣使齎赦。叱吐突承瓘曳撤碑樓。何其快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扞西戎。乃國計之大者。反爲宦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

八年

以為受降城據虜要衝守邊利地奈何舍萬代永安之策。狗一時省費之便乎。况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論憲宗不明乎善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鮮用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感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謨謀著驗。功名日昭。君子怙焉。始疑其立黨振武之議。盧坦周懷義所見與絳同上。

論憲宗不明乎善

必曰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無與協謀者。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也。

群臣累表請立郭妃為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進。竟不許。

論憲宗以欲廢度以縱廢禮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寧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儷。豈不輕其身以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

綱目節錄其

故必擇勲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爲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以憲宗畏之，恐妨已之從欲。雖然，豈禮也哉？嗟夫，德之難於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有以愛而登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之私爲后，高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倡優爲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有以宮婢爲后，齊後主之於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若憲宗身居冢嗣，娶

汾陽愛孫，正孰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縱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弑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九年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願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越宇宙，異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人，端拜而議也。離者，父子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

論憲宗英明
未若太宗

情志否隔，猶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爲類者也，桀紂幽厲呂政桓靈高洋蕭寶卷陳叔寶隋楊廣爲類者也，伯益臯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萊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芮爲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開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許敬宗李林甫爲類者也，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者，旣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蕭寶卷隋楊廣而慕用臯尹旦與

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爲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必惡朋黨者，推已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處於君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小人爲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官遂讓。

三千之衆。直惟一心。未有譏其爲朋黨者也。然則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慝。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疎。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于其時臨其事者。惑于真僞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

綱目節錄其
又

合羅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焉。乃大相繆戾。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邪。抑君子邪。而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太宗延士於瀛州。于以興起治功。計

安天下又安可以其衆多而指爲朋黨也邪。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焉。比其謂君子者，曰同訕上，曰同惑衆，甚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憲宗有意于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未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于程昇皇甫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昇鎛順從，然則

同所非同，惡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是故武丁典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傳說得以欽承，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又列于庶位，不然說方且爲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無偏無黨之法也。

論李深之不知學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璀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璀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璀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爲也。憲宗何乃取則于二君邪？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弼，寧出嬖佞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惰，絳必

不去相位，承璀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方行萬里，信宿而晝，豈特復歸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

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爲急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力諫，以爲何惜小費而生邊患。

李深之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邪？抑寄意於行之之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婿夷狄，

論李絳珠華
失之辨失語
然之宜

目節錄其

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乃懇懇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遷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儷，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胥終棄，是不然。夢得子厚之附，佞文也，蓋有變易

論劉柳不知
創艾

儲貳之秘謀，未及爲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于人，且終身以叔文爲賢，可與興起治功者，夢得之問大鈞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子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爲彼所竒，不知爲叔文探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衢邪，抑非徇勢射利之巧邪，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怨懟未嘗少悛。子厚至託諷淫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

論人君惟學
能明實理

知創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
小人之過，則其免于大戮，已爲深幸，擯廢沒齒，非
不幸也。衛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于心，無改悔之
理，惟顏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嚴扃，然以劉柳
二子觀焉，非志於誠身，欲寡尤悔者，豈肯舍故趨
新，以臻无咎之地哉。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爲必克，然未可知
者。陛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

文 綱目全錄其

治而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
殺亞夫，東京銅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
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
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爲害，亦豈小乎。故凡一善之
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
理，則如冬裘夏葛，冬適其宜，苟不明寔理而慕其
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
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

論憲宗始銳
終怠

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于國計。豈李逢吉之比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帝貫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謂憲宗必於
進取不度難

帝貫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

不可否

綱目節錄其
文

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涇卒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爲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爲師者哉。况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方決疮潰癰。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歟。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

論憲宗傷威損重

古人有云武不可黷黷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申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鈔衽聽命其有不服然後震武以懾威之蓋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之無名為敵所輕傷威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綱目全錄其文

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為中書舍人

論內外制詔之當不主人以無失為貴

孔子曰為命禘諫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笑豈不辱國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為貴才華之士不得擅其文樸

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爲之。故貞觀制誥，自中書出，猶爲近古。儻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失亦寡矣。

淮西自吳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用兵使逐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

論杜牧未知
用兵之道

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歟，否歟。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竒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浸興矣。

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于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異。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

論憲武有始
無卒

十二年

嘉靖殷邦。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聞鴟鴞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敬迓天威。嗣守大訓。以逮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而其克已蹈善。日新厥德。逸樂盤遊之愆。不設於身體。名配堯舜。譽比湯武。何其美也。漢唐惟孝文恭儉。景帝遵法。光武未免封禪之侈。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始無卒。曾不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術甚衆。惟循大學之

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必修持必久。逸欲無自生。而況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樂乎。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裴度用兵。宰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爲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寧舍萬鍾。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畧。可謂君子矣。不如是必爲李逢吉之異

論李夷簡無是已非人之心

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
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
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于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鹽鐵使程異
數進羨餘竝拜相裴度崔羣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
之初卽用杜黃裳繼以裴垪李絳裴度納諫之明
討亂之志凜凜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
吉異鎛已在班行向若無杜裴諸公專任吉甫則

論天子當知
天行健之道

在班行者乘間緣隙升爲卿相且有建中之亂矣
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也雖然逢
吉王涯才去異鎛徑進擠度于外崔羣亦不能獨
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慾隕于弑逆前日虛心
克己黽勉圖治之迹回首淪墮是故勅天之命惟
時惟幾者舜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
周公所以告成王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
天爲之子而知此道必能位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爲朋黨不之省

論黨論乃人
主與小人相
合之言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
至者，邪汨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
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
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
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
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而相皋陶，
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終始
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
之興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

所謂將恐將懼，寘子于懷，將安將樂，棄子如遺者，
故漢景平七國，則亞夫死，晉武敗符堅，則謝安退。
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定淮蔡，則裴度遠，惟
迎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范蠡所以
浮鷗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賤，李
長源所以爲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任宦官，悅進
奉，并鑄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裴度
與崔群極諫，不聞臺諫有言，反謂度爲朋黨，益信
黨論，乃人主與小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

豈不爲後世之大戒哉

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上以泌爲台州刺史求之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爲帝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泌矣果能爲人主增其年

論憲宗以強
辨壓群臣

綱目錄其文

齡豈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辨壓群臣而不稽其理群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格君惑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衆迎至京師番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

憲宗踵行
貞元六年之

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
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斂不厭必曰此內
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疏遠獨無姑息藩鎮之
弊耳迎致佛骨亦起于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
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筭憲宗嘗
以為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嘗
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
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弒殞其為誕妄
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

且宦者為之也具仁義禮知謂之德有勲庸勞力
者謂之功瞿曇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
德目居為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由不學先王之
道故習熟見聞謂當然也然則較憲宗平生行事
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歟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上之憂勤機畧獻之請付史官
上不許

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
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

十四年

論裴度文類
將順實則匡
救

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爲之罷退宰相，黜除朝士，亦衆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匡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疎，獻佞固寵者，淺之乎其度中立矣。

綱目錄具文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閩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他處皆然，蓋由聚歛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于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鑄聚歛，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以閩粵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饑餓，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憲宗始勤

當是時。蓋有以身爲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生齒之虧。益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黜聚斂之臣。罷貢獻之令。更革弊政。擢用良守。宰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聞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直言不敢居位。始勤終惰。卒蹈不測。古人曰。國家閒暇。而盤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群曰。用姚崇。宋璟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天寶末爲戒。皇甫鎛深

恨之。

論皇甫鎛知
而故犯

皇甫鎛以林甫爲非。則當勿效其所爲。以爲是。則何恨於崔群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他日。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占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鎛躬犯此罪。又故爲之。其刑孰加焉。他日崖

讀史管見 卷二十四
州之貶其猶爲輕典乎

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崔群曰言聖則孝德舉矣鎛譖之曰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事黜群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已爲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人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斬一何陋歟聖者無不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鎛錢穀小人烏知理義而憲

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已之有無據人所稱即認爲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群焉得而損之使誠無之鎛烏得而與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矣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詔諛是也君父有德善勲勞發而揚之亦不可邪曰事君者必以禹益伊傅周召爲式此六君子者未嘗納譽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爲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爲已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之義

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清河後人張玉端重校

讀史管見卷之二十四

終

